

西地平线上的三次落日（高建群）

这几年，我每年都要去一趟新疆。中亚细亚地面上独特的地貌，奇丽的风光，每每令我惊骇，叫我明白了“世间有大美”这句话，决不是一时偶然而发的诳语。而在所有雄伟的风景中，落日大约是最令我震撼的了。我见过许多次的落日景象，这里只简约地记述三次。



我们的车在甘肃的定西高原盘旋。天色已经有些暗淡了，头顶上甚至隐隐约约地有几颗星星。汽车转过一个垭口。这时，眼界突然开阔起来，在苍茫的远方，弧状的群山之巅，一轮血红的落日像一辆勒勒车的轮子，静静地停驻在那里。

它没有了光焰，颜色像我们写春联时用的那种红纸。柔和、美丽、安谧，甚至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。像民间剪纸。它大极了。我说它像勒勒车的轮子，只是一个顺手攫来的想法，它当然较这轮子要大得多。它停驻在那里，模糊的群山轮廓线托扶着它。

面对这落日，我们全都在那一刻惊呆了。我们的车停下来，倚托着一棵树，架起机位，直拍到这落日消失。

做背景的这棵西行路上的树，亦是一棵大有讲究的树。它叫左公柳。一百多年前，左宗棠率领他的三千湘军子弟兵，一边栽树，一边望乡，一边抬着一口棺材前往新疆。他去新疆时走了八个月的时间，而在他身后，从西安近郊的风翔县东湖起，直抵新疆的伊犁，路途上便留下了两行树木。

落日在沉入西地平线以下那一刻，跳跃着，颤抖着，降落着。它先是微丝不动，突然，它颤抖了两下，往下一跃，于是只剩下了半个。半个的它继续依恋地慈爱地注视着人间，好像有些贪恋，不愿离去，或者说不愿离去正在注视着它的我们。但是，在停驻了片刻以后，它突然又一跃，当我们揉揉眼睛，再往西看时，它已经消失了。一切都为绛红色雾霭所取代，我们刚才见到的那一场奇异的风景，恍若一场梦境。

第二个带给我巨大影响和深刻记忆的是在罗布淖尔荒原上看日落。

我们是从迪坎尔方向进入罗布泊的，走的是被斯文·赫定称之为“凶险的鲁克沁小道”的那条道路。这样，车去的方向是东南，而落日的方向是西北，我们只是在匆匆的行旅中，偶尔地回头关注一下身后的落日景象。

中午一过，太阳刚偏西，就变得不怎么显明了。像一枚灰白色的五分钱的硬币，容易被人忽视地停驻在西边天空。罗布淖尔荒原上的大地和天空，浑沌一片，也是灰蒙蒙的，因此，太阳的存在甚至被我们遗忘了。况且，那枚硬币的四周边缘，也不太清晰。

我们向死亡之海罗布泊行进。这里是无人区，没有任何的生命存在，荒凉空旷如同月球的表面。四周瘴气雾霭弥漫，我们感到自己如同走入地狱，走入鬼域。为了打破这满天压抑，越野车司机放起了《泰坦尼克号》的用萨克斯吹出来的音乐，这音乐更给人带来一种梦幻般的死亡感觉。

整个一个下午，太阳就这样不死不活地在我们的车屁股的地方照耀着。说是白天吧，但是恍然如同晚上，说是夜间吧，在我们匆匆的回头中，分明有一个物什，在西天半空悬着。

最辉煌的罗布泊的落日出现在黄昏。那一刻，我们的越野车已经来到距古湖盆二十公里的龟背山。当时，在我们不经意地一次回头中，突然看见在一平如抹的西地平线上，一轮血红的落日停驻在那里。

它是那样鲜艳、温柔。就像我早年间，家里的墙壁上画着的一个姑娘的红脸蛋。记得每个可以偷懒的星期天，我都要躺在被窝里，瞅着那胭脂脸蛋出神。

这时我们的车停了下来，包括陪同我们一起进罗布泊的“老地质”，也都被西地平线上那辉煌的一幕震撼了。我们下了车。我们，我们的车，还有刚才那死气沉沉的罗布淖尔荒原的黑戈壁，此刻都罩在这一片回光返照中。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的脸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泛着红光。我们感到自己像在画中。

萨克斯管吹奏的《泰坦尼克号》的音乐，这时候适当其时地在放着。在那一刻我突然掉下泪来，我感到，死亡原来也可以是一件充满庄严和尊严的事情啊！

记得，罗曼·罗兰在构思他心目中的约翰·克利斯朵夫形象时，他焦躁不安了半年。有一天早晨，他登上山顶，看见一轮太阳正在喷薄而出，于是，罗曼·罗兰心目中久久酝酿的英雄在东地平线上出现了。罗曼·罗兰因此而热泪盈眶，“让我把你抓紧，亲爱的约翰·克利斯朵夫！”罗曼·罗兰叫道。

与罗曼·罗兰不同，我看到的是落日，是西地平线。不过，它们一样都是大自然伟大造化的杰作，而且较之日出，落日景象则更庄严、神圣和具有悲剧感。

西地平线上那一轮胭脂色的物什，终于从我们的眼前魔术般消失，一切又重归于死寂。我们上车，翻过龟背山，进入罗布泊古湖盆。

我要告诉你的第三次日落，是我在阿勒泰草原遇到的。那次实际上并没有看到落日，落日隐在云背后去了。我只看到了火烧云，那火烧云，灿烂地、热烈地、夸张地烤红了西边半个天空，烧红了大地上的一切物什，给我留下一个惊骇的印象。但是，我明白这一切的制造者仍是落日，是落日在云的背后挥舞着魔杖。

我在那一块地面当过五年兵，中国的那个西北角，曾吞没过我的全部的激情和青春。我的白房子的故事，就是从那里来的。还记得，有一次，我骑着马从阴霍四布的边界上走过，一户兵团人家的土坯房前，有一位七岁的戴着红领巾的小女孩刚刚放学回来，她向我挥手致敬。这一次，我专门到那土坯房前叩门。门开处，当年的小女孩已经三十二岁了，她的孩子都已经七岁上学了。我感慨地望着岁月。

我们是从一个叫“顶山”的地方，向西走时，遇到那一次落日的。

顶山是一个荒凉空旷的地方，典型的戈壁滩地貌。这里是兵团一八三团的驻地，地球上“无中生有”生出的一座小城（新疆地面有许多这种兵团人建立的城市），只是仅仅因了顶山的旁边有一条浅浅的乌伦古河，这些兵团人才能够勉强地活下来。

西天那吞没一切的大片火烧云，是在太阳坠入云层以后，突然出现的。我们的汽车的去向是正西，因此，我们感到自己正向那一片红光走去。记得，我赶忙唤司机停车，然后，请随行的摄影家以路旁一座土坯房为视角，拍下那西地平线上的辉煌的落日景象。

身处平庸的卑微的环境中，我以手扶墙，仰望着西地平线上那一团火焰。

那辽远的西地平线的地方，火烧云映照的地方，被历史学家称为欧亚大平原，被地理学家称为小亚细亚。在那炫目的红光中，我看到一些匆匆的背影，正向历史的深处走去。曾经在东北亚草原上游荡过许多年的匈奴民族，就是在某一个早晨或黄昏，循着西地平线远去的。还有另外一位叫成吉思汗的英雄，在那炫目的红光中，我也看到了他的背影。正是在此处，我脚下的这个地方，他召开了誓师大会，尔后，兵分两路，一路打通伊犁河谷，一路翻越阿尔泰山最高峰——友谊峰，西征花刺子模，尔后进入欧洲，进入非洲的。

我多么地卑微呀！我多么地平庸呀！感谢落日，它让我看见了他们远去的背影，它把世间惊世骇俗的一幕展现在我的眼前。

火烧云持久地停驻在西天。直到太阳已经落下去很久了，还将最后的一抹光辉像扫帚一样扫向就近的云彩。直到最后，又贪恋了一阵后，西边天空终于恢复了它平庸的色彩。

接着就是中亚细亚那著名的白夜了。

这是我三次见到西地平线上落日的情景。我不敢独享那一幕，所以将它诉诸笔端，带给更多的人。我会写一本叫《西地平线》的书，来记录我这几年西部行旅的感受的。末了要说的话是，“雄伟的风景”和“世间有大美”这两句话并不是我的，前者是一个日本画家叫东山魁夷说的，后者则是中国画家张大千，在看了敦煌壁画以后发出的一声感叹。

选自《西部散文学会》2018年第315期

https://www.sohu.com/a/281268032_99930403